

拉达克政权的衰落^①

①[意]伯戴克著 ②杨铭 ③方琳译

(^①意大利中东远东研究院; ^②西南民族大学博物馆, 成都, 610041;

^③中国三峡博物馆, 重庆, 400015)

内容摘要:《拉达克政权的衰落》是意大利藏学家伯戴克所著《公元950—1842年的拉达克王国》一书中的第六章, 因涉及17世纪中后期拉达克的历史, 尤其是拉达克、西藏和莫卧尔帝国三方之间关系的历史, 尤显重要, 故译出介绍给国内藏学界。

关键词: 拉达克 西藏 莫卧尔

森格朗坚 (Sen ge rnam rgyal) 的后继者的问题没有立即解决, 看来喀赞 (bskal bzam) 王后在有些年代里替她的三个儿子充当了统治者; 她曾被授予头衔“王权之母” (Sa skyon bai dban mo)^②, 有几分像“监护夫人” (Lady Protector)。我们又发现了词组“rgyal mo sras blon bcas”, 即“王后和她的儿子们及大臣们在一起”。同样, 我们相当突然地发现阿古嘎摩 (A gu gar mo) 老臣, 此名直到那时仅仅在碑文中被提到。传记文中常把他的名字拼成 A ku car mo rje blon, 或许意指他是王后的舅舅 (a-kvu)。

作为纪念先王功绩 (dgons rdzogs) 的葬礼活动, 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建一座新的寺院。地点的选择是一个需要认真审议的问题。在排除了选择列城 (Leh)、巴廓 (Ba sgò) 和塔那 (stag sna) 的种种理由之后, 决定建在齐墨日 (Chimri), 即《拉达克王统记》中的 Lce bre, 《达仓拉巴传》作 Ce kvri; 1644年3月, 达仓拉巴 (stag tshan ras pa) 动工建造主要的寺院 (gtsug lag khang), 于1645年3月30日或1646年4月18日竣工。^③

尽管岁月在向前推移, 达仓拉巴的活力及无比的影响在其他领域仍未减退, 这从不间断地派往中藏的奢华的使团便可看出。1643年, 他派遣了一个使团去德钦却果 (bde chen chos khor)^④。1645年, 派遣了一个规模更大的使团, 由祖巴多杰 (Brug pa rdo rje)、吐丹洛旺 (Thub bstan lha dban) 和阿库孔卓 (A Khu dkon mchog) 领头, 他们分别代表赫密寺 (He mis) 和拉达克宫廷^⑤。正是这个使团在拉萨1646年(新年的)节日期间,

① 本文译自: Luciano. Petech, *The Kingdom of Ladakh c. 950—1842 A. D.*,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a ed Estremo Oriente, Roma, 1977, VI. —The collapse of Ladakhi power.

② 《达仓拉巴传》, 42b.

③ 弗兰克刊印: 《拉达克王统记》, 1926, 40页7b行; 《达仓拉巴传》, 41a—b, 42b (日期稍有点疑问)。齐墨日寺院的全名为 Theg mchog bde chen gling.

④ 《二世德钦却本可雍真昆嘎洪祖自传 (1617—1676)》, 82b, 大吉岭1973年。

⑤ 《达仓拉巴传》, 43a—b; 《二世德钦却本可雍真昆嘎洪祖自传 (1617—1676)》, 87a.

被安排为森格朗坚举行了一个旧式的丧礼^①。

根据摄政王后的请求，1647年2月，达仓拉巴在协噶（Shel dkar）宫举行了主要寺院的奠基仪式。^②

就是在同年稍后的时间，拉达克遭到来自噶什喀尔（kashgaria）的突厥人（Hor）军队的袭击。突厥人到达了甲地（rgya），并与拉达克的士兵在乌什（U shi）峡谷交战。在巴巴伯克（Babak Beg）和萨拉伯克（Sara Beg）的率领下，突厥人到达祖雪冲（Chu shod gzhung）并且在此交战，此次战役突厥人伤亡巨大、损失惨重。在拉达克王后的要求下，达仓拉巴派使者前往突厥人的营地，使者带回了2名与寺院住持对话的敌方军官。突厥人声称，他们的袭击意在为其大臣桑达汗（Zandaq Khan）所蒙受的耻辱报仇。随后便是谈判，这在传记里提供了生动的画面，突厥人用穆斯林称谓 Pir 称呼喇嘛。他们的统治者是叶尔羌（Yarkand）的可汗（Khan），最后突厥人接受了被称作礼物的15匹马，随即撤营^③。

现在是该解决王统问题的时候了。这一切都是在1647年2月15日，召集这一区域所有贵族和官吏召开的庄严的集会上完成的。三个兄弟都被荣尊为国王，但长兄为最高统治者。王国在他们之间瓜分，因陀罗和迪（Indrabodhi）又称为 Indrar nam rgyal 领受古格蕃卓戎松（Gu ge Bod vbrog rong gsum）^④；登卓朗坚（bde mchog rnam rgyal）获得桑噶（zangs dkar）和斯比蒂（Spiti）；王后得到玛波（Ma spro）、比孤（dbyi gu）和普兰（Purang）作为她的私人财产。阿里三廓（mnav ris skor gsum）的所有其余部分，上部和下部拉达克的主要部分分配给德丹朗坚（bde ldan rnam rgyal）^⑤。

这次分定后，达仓拉巴致力于协噶的塔钦祖拉康（Lha chen gtsug lag khang）的建成。此工程在德丹朗坚和英札朗坚（Indra rnam rgyal）的支持下完成，并如期举行了落成仪式。^⑥ 1649年，他受英札朗坚王之邀前往古格，参观访问了托林寺（mtho lding）。就在那时，他们回家再次受到 Hor（突厥？莫卧尔？）军队的威胁，他在那儿接见了两个 Hor 使者。他一回到赫密，扎西通蒙巴（或许是一个喇嘛）及西藏和硕特（Qoshot）统治者固始汗（Gushri Khan）派遣的一个蒙古宰桑（jaisang）便拜见了。由此，两个政府之间取得了良好的谅解^⑦。

年迈的喀赞王后，在她最后的几年里看上去特别活跃。1649年，她派遣了一个使团去卫藏，由代表朝廷的吐丹洛旺、阿库桑噶（A khu bzang dgav）和扎西多杰（bkra shis rdo rje）及代表赫密寺院的仁钦巴波（Rin chen dpal vbyor）和萨迦拉俄（Sakya zla vod）

① 《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自传（1617—1682）》，Ka, 132vbyora；图齐：《西藏画卷》，罗马，1949年，256页。参见沙赫鲁丁·艾哈墨德：《十七世纪的汉藏关系》，罗马，130页注释。

② 弗兰克刊印：《拉达克王统记》，1926，40页16行；《达仓拉巴传》，44b。

③ 《达仓拉巴传》，44b。U-ci 或 vUb-shi（地图上的 Upshi）在 rGya 河与印度河汇流处。Chu-shod（地图上的 Chushot）在印度河左岸靠近面对喀塞（Khrig-se）的地方。

④ 这种古格土地的三分法，涉及城镇和乡村、牧场和耕地。R. A. 石泰安《西藏的文明》，巴黎，1962年，第83~84页。

⑤ 弗兰克刊印：《拉达克王统记》，1926，41页4~9行；《达仓拉巴传》，45a。

⑥ 弗兰克刊印：《拉达克王统记》，1926，41页12~14行；《达仓拉巴传》，46b。

⑦ 《达仓拉巴传》，47b。

领头。他们带去了献给阿库嘉莫 (A khu vcar mo) 葬礼的祭品, 此人死于 1646 年^①。1650 年, 王后违背她所崇敬的老师的劝告, 到冈底斯山 (kailasa) 旅行。果然, 她在桑噶病倒, 在桑拉 (bzang la) 去世。她的遗体被送往协噶 (Sheh), 在那里举行了一个丧礼^②。

1650 年, 达仓拉巴还向达赖喇嘛、班禅、竹钦活佛 (Brug-chen) 及德钦却果 (bde chen chos khor) 派去了最后一个使团, 由俄洛尼旺德勒 (O lo nyag dban bde legs) 率领。这次出使确定了每年派往一批新信徒去中藏的细则, 而为此事在拉萨政府和竹巴派 (Brug-pa) 之间曾发生过争端^③。

此时, 达仓拉巴已年逾 70, 而且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他为自己的葬礼作了必要的指令, 而后于 1651 年 1 月 29 日在赫密去逝。^④ 丧礼在极其堂皇的情况下进行, 并且指定了五个僧侣永久地在他的圣骨旁诵读佛经。^⑤ 1655 年, 国王和他的兄弟出席盛大的纪念仪式。^⑥ 应德丹朗坚国王的要求, 僧侣尼旺昆嘎 (Nyag dbang kun dga) 撰写的《达仓拉巴传》于 1663 年 1 月完成。^⑦

达仓拉巴的死是一个难以弥补的损失。在预期的时间里, 在拉达克的南部地区发现了他的化身纳旺·措克多杰 (Nag dbang mtsho skyes rdo rje)^⑧。但此人并未发挥过任何实际的影响, 而且他的名字在《拉达克王统记》中简直不存在。如同我们在下文中将看到的那样, 他仅有的一次扮演角色 (几乎是配角) 的机会, 出现在 1684 年与西藏的交涉中。但现在他仅仅是个孩子, 而且国王宗教老师 (dbu bla) 的位置还空缺着。其实, 达仓拉巴在他临死前下达的命令之一就是要求嘎尔 (dGar)^⑨ 和德钦却果派达波喇嘛 (bdag po Bla ma)、措列却吉 (mtsho sna chos rje) 去拉达克^⑩。而且, 1650 年的使团已经就此事通告了两个竹巴派^⑪。

但事情并不那么顺利。达仓拉巴生前与黄教的公正诚挚的关系趋于恶化, 引起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它涉及格鲁派在拉达克和古格的地位及竹巴派在达赖喇嘛统治下的待遇, 两派都感到他们自己被现行政权所排斥, 所以, 这一问题不得不进行讨论。1652 年或之后不久, 嘎尔派囊索洛旺帕玉 (Nang so lha dbang phyug), 德钦却果派出外务管家萨迦祖卜尔 (sakya rdzu vphrul) 共商这一情况^⑫。此刻, 国王为了请到一个有很高声誉

① 《二世德钦却本可雍真昆嘎洪祖自传 (1617—1676)》, 99a—b。

② 《达仓拉巴传》, 48. b 记载谨以一面竖立的长玛尼堆纪念她; 弗兰克刊印: 《拉达克王统记》, 1926, 41 页 14~15 行。

③ 《达仓拉巴传》, 49a; 《二世德钦却本可雍真昆嘎洪祖自传 (1617—1676)》, 100~102。

④ 《达仓拉巴传》, 51b。

⑤ 《达仓拉巴传》, 53b。

⑥ 《达仓拉巴传》, 53b~54a。

⑦ 《达仓拉巴传》, 56b。

⑧ 寻找达仓拉巴的转世者见《达仓拉巴传》, 53a—b 和《二世德钦却本可雍真昆嘎洪祖自传 (1617—1676)》, 102b。有关 1666 年国王德却朗坚邀请他到桑迦, 见《希达哈纳旺泽仁传 (1657—1732)》, 新德里, 1975, 12b。另外, 仅在赫墨的一些祷文中提到他。

⑨ 见上引书页《达仓拉巴传》, 43 页注释 2。

⑩ 《达仓拉巴传》, 51b。

⑪ 《二世德钦却本可雍真昆嘎洪祖自传 (1617—1676)》, 101a。

⑫ 《二世德钦却本可雍真昆嘎洪祖自传 (1617—1676)》, 101b。

的竹巴派学者作他的宗教老师，给竹钦活佛和达赖喇嘛写了信；根据格鲁派在他的领地里的地位，国王为两个教派提出了平等的条约，作为两边教派利益最公正的尺码^①。在囊索于1651年从西藏回来后，他发现觉扎俄洛·拉旺德勒（Chos mdzad O lo Nag dbang bde legs）正极力劝说支持嘎尔，而且赫密的大臣们也是这样，由此引起了一些紧张。无论怎样，他写信给拉萨，建议接受国王的要求^②。

同时，1652年4月达赖喇嘛动身前往内地，德钦却果·雍真（bde chen chos vkhor Yongs vdzin）为他送行来到拉萨。囊索的信送交给了统治者琐南拉丹（bsod nams rab brtan），后者将信又转给雍真；嘎尔·帕卓祖觉（dgar phyag mdzod grub cog）也来到拉萨讨论此事。最后，祖觉和桑扎西则巴（shangs bkra shis rtse pa）一起代表政府被派往拉达克。他们要求国王授受一座城堡及给古格塔波（bdag po）（即给古老的王室）足够的财产，和授受其他的财产以支持格鲁派。这些要求得以实现（至少是大部分）了，作为交换条件，雍真提出要祖旺仁波切（Grub dbang Rin po Che）作国王的老师。这不是一种和已故的达仓拉巴的愿望相符合的选择，而且一位寺院住持讥嘲地讨论说，祖旺非常关心的是金子，而他的僧侣们关心的是酒。^③ 要确认这个人很困难，因为祖旺在噶居派中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称谓。^④

由此，在1655年，竹钦活佛·帕桑旺波（Brug Chen dpag bsam dban po）五世的学生堪布祖旺仁波切（dpon slob Grub dbang rin po che）被派往拉达克，西藏噶厦为他的旅行提供了所有的必需品。此时，达赖喇嘛回到了拉萨，他答应了谒见竹钦活佛和雍真，而同时他授受祖旺秘密的权力，后者当即踏上旅程。^⑤ 这一事件表明，尽管有一些小的争执，但此事如同其他许多情况一样，竹巴派和格鲁派的行动还是一致的。实际上，那一时期竹钦活佛和雍真几乎每年都参加了在拉萨举行的新年庆典。

上述事件使竹巴派增强了诚意，使他们对在却吉穆真巴（Chos rje smu rdzing pa）和森格朗坚国王时代国王授受塔纳（stag sna）寺院的特许、豁免及财产（在古格的冈底斯山、象卡及拉胡尔等地）进行了更新和确认。可以证实此事的文书，时间可断在1661年的第8个月^⑥。

然而，祖旺仁波切在拉达克的活动是相当短暂的。1661年底，拉达克的国王就已派林巴钟卓巴（gnyen pa gron tsho ba）为死去的祖旺把葬礼供品带到拉萨来。林巴由大臣阿觉克古（A jo khyi gu）和东祖伯尔（Don grub phel）陪同^⑦，率领一个政治使团。他们提醒拉萨政府，当桑·扎西则巴访问拉达克时，国王曾答应他给在阿里的格鲁派（dge lugs pa）一个公平的待遇，而且国王是正直信守诺言的。但是，如果这是单方面的即同

① 《六世竹钦活佛密邦旺波传（1641—1717）》，大吉岭，1974年，65b~66a。

② 《二世德钦却本可雍真昆嘎洪祖自传（1617—1676）》，102a。

③ 《二世德钦却本可雍真昆嘎洪祖自传（1617—1676）》，102a~103a。

④ 达仓拉巴送给了他一些礼物；《二世德钦却本可雍真昆嘎洪祖自传（1617—1676）》，47a、49a。很久之后，《希达哈纳旺泽仁传（1657—1732）》，102b或许提及他就是工布之库克活佛·钵泽仁，任德丹朗坚国王的国师。

⑤ 《竹钦活佛密邦旺波传（1641—1717）》，66b~67a；《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传》，Ka，212b~243a，参见《一世班禅喇嘛洛桑却杰坚赞自传（1570—1662）》，截止于1661年。

⑥ 乔瑟夫·格干编目：《拉达克王统阿弥陀藏》，新德里，1976年。

⑦ 《二世德钦却本可雍真昆嘎洪祖自传（1617—1676）》，109b；《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传》，Ka，313b、314a、315a。

样良好的待遇没有分给中藏的竹巴派,可以想象会出现严重的后果。此问题被提交给西藏政府,政府决定派一个使团前去拉达克,由代表政府的萨兰格伦 (Sa nam dge slong)、代表竹钦活佛的嘉叶赛孔列·金央坚赞 (Gyal byed tshal dkon gnyer vjam dbyangs rgyal mtshan)、代表雍真的一个专职大臣组成,他们向德丹朗坚保证,拉萨当局将给所有卫藏的竹巴派以最大限度的照顾^①。

在以后的几年里,拉达克和卫藏的竹巴派之间仍然存在一些摩擦。一个来自赫墨的不守规则的僧侣在从茶日 (Tsari) 返回的途中在冈底斯山地区停留下来,并访问了当地的行僧 (Gangs ri ras pa); 他们相继对拉达克的竹巴派僧侣进行侮辱性的评论。赫墨的康巴 (Kham pa) 喇嘛写信给国王禀告了此事。此信被转交给拉萨的摄政,他们将此事交给嘎尔和雍真,并要求就此作出决议。塞林喇嘛 (gSer gling blama) 由孔列·金央坚赞和来自嘎尔的管家多杰却赞 (rdo rje chos bzang) 陪同,前去讯问那些行僧。他们回来后得出的整个印象是“诽谤我们及散布对国王的不信任”^②。

1664年,国王再次派遣阿库克古 (A khu khyi gu) 前去拉萨处理这一事件。金央坚赞的报告不是那么令人满意,而且雍真坚持和谐与良好的诚意在中部竹巴派和西部西藏之间的必要性。最后,西藏政府指派卓纳东却扎 (mtsho sna gdong chos mdzad) 与从嘎尔来的丹真布嘉 (bstan vdzin vbrug rgyas) 和奔纳拉嘉 (vphrin las rab rgyas) 一起,跟随阿库克古(到拉达克),而且要他们找到一个体面的解决办法。在拉达克,他们受到了来自赫墨的吐丹奔纳 (Thub bstan vphrin las) 的迎接,卫藏的使者赠送了印有达仓拉巴赞歌的书和《白莲花全集》,争端得以友好地解决。^③

其实在那一段时间里,与这些僧侣似的口角相比,德丹朗坚有许多更严重的问题要担心。如前所述,在卡布 (mkhar bu) 之战以后,森格朗坚国王答应给莫卧尔进贡,不过贡物从来就没有兑现,而且拉达克后仍作为一个独立的地区。但是在1663年,当新的奥朗则布 (Aurangzeb) 皇帝着手他的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到克什米尔旅行时^④,拉达克的国王可能对边境上有一个对拉达克心怀宿怨,而且有强索上述赔偿倾向的统治者感到不安,于是便向奥朗则布派出使臣。使者受到皇帝的召见,并重提拉达克国王关于忠顺和进贡以及答应将建造一座清真寺、以皇帝的名义诵读“胡大”(经)和铸造硬币的诺言。法国旅行家弗兰西斯·贝尔纳 (Francois Bernier) 那时正在莫卧尔朝廷,他看见了拉达克使者并与之交谈,我们得感激他就此事提供的仅有的一段可信资料。应该指出,拉达克派遣使团并不定是一时冲动的表示,而是一个巨大压力的结果,因为贝尔纳指出,拉达克国王的行动仅仅是针对明显的侵略威胁的退让^⑤。

当奥朗则布离开克什米尔之后,显然,德丹朗坚认为他自己在1639年以后模仿父亲的举止是正确的,而且他再一次忽视了莫卧尔的要求。但奥朗则布不是等闲之辈,他并非主要忙于宗教事务,他比懒散的查罕杰 (Shah Jahan) 有更严格的素质。两年以后,克什

① 《六世竹钦活佛密邦旺波传 (1641—1717)》, 75a~b。

② 《二世德钦却本可雍真昆嘎洪祖自传 (1617—1676)》, 112b~113a。

③ 《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传》, Ka, 349b; 《二世德钦却本可雍真昆嘎洪祖自传 (1617—1676)》, 113b~114a; 《六世竹钦活佛密邦旺波传 (1641—1717)》, 86a。但事件的顺序既不清楚又不确定。

④ 伯尔尼 (F. Bernier) 定为1665年是错的。见 J. N. 萨卡尔:《奥朗则布传》, III, 14 和 V, 420。

⑤ 伯尔尼:《莫卧尔王朝旅行记》, A·康斯特布尔编, 威斯敏斯特, 1914年, 422~424页。

米尔的地方官萨菲罕 (Saif khan) 派了一位使者到拉达克的国王那里, 授予国王大退摆特 (Great Tibet) 的“萨明达拉” (Zamindar) 称号和达丹朗坚的名字 (Daldan Namjal), 这是德丹朗坚藏文名字的一种最恰当的翻译。使者穆哈默德·萨菲 (Muhammad Safi) 是法曼 (farman) 王朝的送信人, 他告诫拉达克国王接受莫卧尔的宗主权和伊斯兰教, 并且以王朝军队的入侵来威胁他不要拒绝。德丹朗坚很清楚, 反抗根本不可能, 所以, 他欣然顺从了这一必然的命运。穆哈默德·萨菲在列城外六英里的地方受到了国王及达官贵人的欢迎。他们恭敬地接受王朝的文书而且立即答应所有的要求。于是以奥朗则布的名义诵读“胡大”经, 开始建造清真寺, 拉达克政府也着手在人民中传播伊斯兰教。使者带着极大的荣誉返回了克什米尔, 他得到了一千阿什拉菲 (Ashrafis) 即 2000 卢比的礼品和其他许多昂贵的什物。拉达克问题解决的消息于居姆达·乌勒·阿克赫拉第 11 世 (Jumadaul Akhira), 也就是奥朗则布在位时的第 8 年即 1665 年 12 月 19 日 (新历) 传到莫卧尔朝廷^①。

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一时期, 拉达克国王解除了对克什米尔贸易的致命性的禁运, 尽管我们的资料没有任何一处谈及这点, 这一禁运从 1639 年开始持续, 它必定使国家的通商盈利备受沉重打击。

默哈穆德·萨菲使团的成功大部分要归功于充分的军事支持。之后, 一位很有学问的作者即默哈穆德·阿扎玛 (Muhammad Azam) 甚至说这是对“大退摆特的征服”^②。当然, 这只不过是夸大其词。但克什米尔边境上结集的军队以及斯卡杜 (Shardo) 首领的外交和军事支持, 或许给了奥朗则布·法曼应有的突出地位。

斯卡杜自 1637 年起就是皇帝忠实的臣民, 他们密切注视拉达克的异教徒, 因而他们总是蒙受很坏的名声。在这一时期, 斯卡杜的王子是穆拉罕 (Murad Khan), 他是拉菲罕 (Rafi Khan) 的儿子, 也是曾在 1637 年帮助过莫卧尔的默哈穆德·默拉德 (Muhammad Murad) 的孙子^③。阿兰克尔·来姆 (A lamgir nama) 告诉我们, 他因在那一段时间周到的服务, 而得到克来特 (Khilaht) 的奖励。巴尔提 (Balti) 的传说甚至称, 在阿里·密尔 (Ali mir) 软弱的继承者统治下割让给巴尔提的拉达克, 被默拉德罕收复了^④。可能的情况是, 他被授予了王朝在拉达克利益和权力。

接受拉达克的屈服是由奥朗则布同样在第 8 年 (大概在 1666 年早期) 发出的一封官方信件告诉德丹朗坚的, 它证实了三个主要的情况: 诵读“胡大”经、铸造硬币、建造一座清真寺^⑤。我们不知道实际上在那时是否铸造了硬币, 无论怎样, 没有任何一枚流传下来。列城现存的清真寺是一座朴实无华的建筑, 由萨克穆赫·乌丁 (Shaikh Muhi ud din)

① 《奥朗则布本记》, 加尔各答, 1868 年, 23 页; 《玛阿希尔·乌勒·乌玛拉》第二卷, 加尔各答, 1890 年, 482~483 页。J. N. 萨卡尔, 《奥朗则布传》, III, 18 页。在同一著作中, V, 421 页, 日期误写为 1666 年。但奥朗则布的即位年是从 Ramazan 的第一天开始的, 因此, 第 8 年相当于穆罕穆德纪元 1075 年或 1706 年, 即 1665 年 3 月到 1666 年 3 月。

② 《克什米尔史》, 阿拉哈巴德写本, 138a。

③ A·春宁哈姆: 《拉达克的自然、人口和历史》, 伦敦, 1854 年, 35 页。《奥朗则布本纪》里几次提到他到莫卧尔王廷觐见。

④ G. T. 维格勒: 《克什米尔、拉达克、伊斯卡杜游记》, 伦敦, 1842 年, 第二卷, 253 页。

⑤ M. L. 阿留瓦利: 《拉达克与印度的关系》, 载《史料通讯汇编》, 6~7 页。

在穆罕默德纪元 1077 年 (1666 年 7 月) 建成^①。一封表示忠心的信由萨菲罕送给了皇帝, 对此, 奥朗则布让另一位卡日塔 (kharita) 答复并由克来 (khilhat) 等表示承认 (第 9 年, 1666 年 7 月)^②。

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上述时期, 伊斯兰教在拉达克的地位如何。可以确信商人被允许拥有充分的宗教自由权。但据说西藏西部对此似乎一直警惕地或甚至是敌视地控制着, 1625 年, 古格的最后一位国王拆除了一座清真寺。^③

对莫卧尔宗主权的认可, 可能损害了与达赖喇嘛及其政府的关系。总之, 他们的关系变坏, 而且在竹巴派和格鲁派之间相互故意冷淡, 无论是竹钦活佛还是雍真仁波切在那些年里, 都没有访问过拉萨。1667 年, 德丹朗坚后悔派遣无益的克古 (khyi gu) 这个最后的使团, 而且一直为竹巴派内部的分歧担忧, 便派克塞 (khrig se) 和伯吐 (dpe thub) 的行政官员前去拉萨。他们被当做半开化的俗人受到了明显的蔑视。“尽管是阿里国王的使者, 但他们的外表就像普通的朝圣者, 这纯粹是出丑和降低了他们自己。其中一位使者得到了委任, 而其他的成了居士”^④。当然, 在 1669 年, 德丹朗坚感到有必要派一位显赫的高僧即贵族洛罗嘉 (No no rgyal) 前去拉萨。他的任务是消除阿里的格鲁派的抱怨, 因为竹巴派没有给他们的油灯供油等。达赖喇嘛拒绝出面调解, 所以洛罗嘉自己得设法解决此事。他由头人帕牙 (dpal yag) 陪同, 此人大概是一名拉达克官员, 而阿里的格鲁派又抱怨, 尽管帕牙辖区内的驿站是格鲁派维持的, 但他们竟未被允许沿他们所管辖的驿站线路通行。我们不再细说这一不满是如何处理的^⑤。

此使团比它的前任要成功得多。一时间, 再未出现怨言。1672 年, 克塞的寺院住持达嘉朗坚 (Dar rgyas rnam rgyal) 受到西藏摄政者的接见, 并交给他一封致德丹朗坚的信^⑥。

与拉萨关系短暂的改善, 或许激励了国王在他的西部边界采取进取的政策, 于是启用将军萨迦·嘉措 (shakya rgya mtsho) 为其服务。这里插入一条史料, 有一个人注定要在以后的岁月里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他属于萨布 (Sa bu) 家族, 是森格朗坚的大臣阿古嘎莫 (A guv gar mo) 的孙子。当后者在 1646 年死去时, 其子却尼多杰 (Chos nid rdo rje) 接替他担任萨布噶伦 (非首席大臣)。国王德丹朗坚妄想得到他的妻子, 便试图在他走进皇宫大门之时让随从将他杀死; 他那时逃脱了, 却在回萨布的路上被其管家谋害。当国王正准备自己的婚礼时, 失去了丈夫的妻子却逃回达比 (dbyi), 并削发为尼以示抗婚。僧侣们出面干涉, 国王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这一事件引起了极大的不满, 国王不得不同

① 在寺院间的写字板上有此日期; 乔瑟夫·格干编《拉达克王统阿弥陀藏》提供了波斯文书, 404 页。

② M. L. 阿留瓦利:《拉达克与印度的关系》, 7 页。

③ 霍斯敦:《神父弗兰西斯哥·桑丁的一封信: 来自西部西藏》, 札布让, 1626 年 8 月 16 日, 见 JPASB 21 (1925), 70 页。

④ 《五世达赖喇嘛喜洛桑嘉措传》, Kha, 30. b~31. a; 柴赫鲁丁·艾哈迈德《1679—1684 的西藏·拉达克·莫卧尔战争新探》, 载《东方与西方》, 18 (1968), 1342~343 页。

⑤ 《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传》, Kha, 82b; 柴赫鲁丁·艾哈迈德《1679—1684 的西藏·拉达克·莫卧尔战争新探》, 343~344 页。文本结尾似乎被删减。我们也是从德丹朗坚最早的碑文中 (F. 57) 得知洛罗嘉的。

⑥ 《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传》, Kha, 140a。大概这是在 1673 年受到雍真接见的同一个使团; 《二世德钦却本可雍真昆嘎洪祖自传 (1617—1676)》, 20a~b。

意为大臣塑像及作玛尼墙以补偿无辜的大臣被谋杀^①。受害者的儿子萨迦·嘉措被指派接替他父亲的职位（尽管他还非常年轻），他后来成了首席大臣直至尼玛朗坚（Ni ma rnam rgyal）时代。他的领土不再是萨布，而是达比古（dbyi gu），萨布已为家族的另一支系所拥有，在以后的时间里，我们发现它归萨迦·嘉措的侄子所有^②。

萨迦·嘉措担任军队的指挥官后，1673年，他抢占了拉达克和普日（Purig）的首领地位。1674年，拉达克积极向外扩展到巴勒提斯坦（Baltistan），其领地卡布鲁（Kha pu lu）和却巴（Chor vbad）被占领，前者是授予哈丁罕（Hatimkhan）的，后者被授予素丹罕（Sultan khan）。自然，这一过早的行为冲击了莫卧儿的利益所在，也冲击了斯卡杜统治者的愿望，克什米尔的首领向下普日派去了一支小规模军队；这支军队遭到拉达克大臣布鲁朗坚（brug rnam rgyal）（其余人不详）的阻截，被迫撤退。^③

不久以后，德丹朗坚派萨迦·嘉措去援助国王的外祖父及舅舅，他们是洛波芒贪（今尼泊尔的穆斯塘）的统治者；将军征服了洛波的卡仲（今 Kagbeni），并再次镇压了整个王国东部地区的悍匪^④。然后，我们得知“当那威巴辛罕（Nawab Ibrahim Khan）率领克什米尔人和铁穆尔伯格（Timur beg）率领莫卧儿（Moghul）军队一起出现在普日时，萨迦·嘉措能以他机智和聪明的办法使他们相继败下阵去，因此随即出了短时间的成功”^⑤。此次入侵不可能发生在1670年或1674年，因为巴辛罕那时还不是克什米尔的统治者，除非是《王统记》中把时间搞错了。在巴辛罕最初的统治时间（1662—1664）里，几乎不可能发生此事。所以此次小战役必定发生在他第二段任期时间（1678—1685）里的头一年。

在几处碑文里提到了（弗兰克书，第57页、59页至65页、106页），但从中收集不到任何重要的资料。

在德丹朗坚正式登基以前，首席大臣是阿古噶摩，此人在森格朗坚（弗兰克书，第57页）手下任职，但已于1646年去世^⑥。表面上，他由佛教大臣钵瓦嘉措接替，此人在碑文中出现过（弗兰克书，第65页、188页），而且出现在国王1658年写给巴噶（Ba sgo）的东珠格尔的文书中，拼作 Zhu ba po，文书奖赏他在国王去卡普鲁（Ka pu lu）和卡乌（mkhar bu）旅行时提供了马匹和人员^⑦。钵瓦嘉措一直活着，而且在1679年蒙古—西藏联军进攻期间担任主管^⑧。萨迦·嘉措在1673年至1674年间仍不是首席大臣，但或许不

① 萨布家族的传说，见乔瑟夫·格干编目：《拉达克王统阿弥陀藏》叙述的一样，第398~400页。

② 跋文见乔瑟夫·格干编目：《玛尼与文献编目》，11、13。

③ 弗兰克刊印：《拉达克王统记》，1926年，41页19~27行；萨迦·嘉措的文书，见A. H. 弗兰克：《印度西藏古代史》，第二卷，加尔各答，1926年，243页2~3行。有关这一点，在莫卧儿文书中未发现线索。

④ 萨迦·嘉措的文书，见弗兰克：《印度西藏古代史》，第二卷，243页3~4行。但他对这一段的翻译是不正确的。它的意思是：“他把下卡宗交回给Glo-bo；他为Glo-bo的外公及舅舅这两方服务。在他征服了达岭（Da-lin）之后，冈底斯山（Kailasa）地区没有留下强盗团伙（byag-tshom是jag-tsho之误）。”Glo bo或Blo bo（穆斯坦）见图齐：《尼泊尔两次科学考察的初步报告》，罗马，1965年，8~19页；D. 斯纳尔格罗威（snellgrove）：《道尔泊的四大喇嘛》（Four Lamas of Dolpo），牛津，1970年，卷一，8~10页。

⑤ 萨迦·嘉措的文书，见弗兰克：《印度西藏古代史》，243页4~6行。

⑥ 《达仓拉巴传》，44a。

⑦ 乔瑟夫·格干编目：《拉达克王统阿弥陀藏》，Ka, 2。显然东珠格尔在1661年陪大臣A khyi gu去拉萨，见该书62页。

⑧ 《颇罗鼐传（1689—1747）》，16a，多康人泽仁旺坚撰于1733年。

久他就得到了任命。另外一位高官显贵是内务大臣昆嘎坚赞^①。

德丹朗坚有三位夫人。他娶的第一位夫人是昆仲(弗兰克书,第65页里提到过她),而且在德丹朗坚时期她一直健在^②。第二位夫人是帕则,在德丹朗坚时期她也一直健在,她还在1696年访问了札什伦布寺,请求班禅教诲^③。德丹朗坚向莫卧尔投降后(1665年),他与布赤坚姆完婚^④。在一部书的末页这三位夫人被一起提到^⑤。

德勒朗坚是国王的长子,他生于1650年,应父王的要求,达仓拉巴给他取了相同的名字“达赞拉巴”。^⑥很奇怪大多数《拉达克王统记》的原稿及所有的碑文都一样,仅提到他的名字。但事实是在以后有一位更小的王后云春瓦,显然即布赤,又为国王生了另外三个儿子:阿旺伦卓朗坚、吉巴朗坚和吐贪朗坚^⑦。这些王子一定比他们同父异母的德勒朗坚兄长年轻15~20岁。三位王子中的老大作为拉达克的格鲁派寺院的住持,在这个佛教国家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老二吉巴朗坚,1683年作为人质被送到克什米尔。至于第三个王子的情况,我们一无所知。

大约在1675年或1678年,国王把国家事务交给了他的长子,尽管他仍是名义上的统治者^⑧。他活到高寿,大约于1694年驾崩,因为他的死在1694年28. IV(6月21日)被以诗文的形式记录下来^⑨。此外,奥朗则布统治的第39年(1696年1月9日),一个卡尼塔记作朱马达·乌纳·阿克拉第三的说到,“被告的罗哲·尼玛朗坚(德勒朗坚的儿子和继承人)的外公罗哲·阿齐巴·默哈穆德罕之死,陛下很高兴授给后者一个克拉特和曼沙布。”^⑩如此,国王德丹朗坚(bde ldan rnam rgyal)比他儿子大约多活了三年。

德勒朗坚是否真正做过国王值得深深地怀疑。显然《拉达克王统记》中没有给他一个类似的称谓,现存的碑文中也是如此,他始终是一个与他父亲联系在一起的王子^⑪。加之莫卧尔和卫藏的文献一直很少记到他,而且只提到德丹朗坚其人与古格之战有关系。这似乎就提供了一个结论性的证据,即他是作为他父亲的代表或联络人,而不是依据自己的权力处理国家事务。

① 他出现在已引用的跋文注10。

② 此国王的一块碑文中提到她。见弗兰克:《第一和第二次西藏西部石刻历史碑文集》,列城,1906年、1907年。

③ Sa-bu的跋文提到她;乔瑟夫·格干编目:《拉达克王统阿弥陀藏》,《玛尼与文献编目》(List of Mani and Books),注11。《二世班禅洛桑意希自传(1663—1737)》,截止于1732年,提到对班禅的访问。

④ 《希达哈纳旺泽仁传(1657—1732)》,28b;乔瑟夫·格干编目:《拉达克王统阿弥陀藏》,405。

⑤ 见乔瑟夫·格干编目:《拉达克王统阿弥陀藏》,《玛尼与文献编目》(List of Mani and books),已引用了的跋文注10。

⑥ 《达仓拉巴传》,48a。

⑦ 乔瑟夫·格干编目:《拉达克王统阿弥陀藏》,405;A.春宁哈姆:《拉达克的自然、人口和历史》,330页,这些名字拼作Banchak、Jigbal和Thuptan。

⑧ 据A.春宁哈姆:《拉达克的自然、人口和历史》,330页;德丹朗坚退位支持他的儿子且隐退到斯都克拉克牧城堡(Stag rtse),见弗兰克:《印度西藏古代史》,1914年,99页。

⑨ Man yul sa la spyod pavi chos rgyal gdun;《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续传》,Cha,179b。

⑩ 波斯文见乔瑟夫·格干编目:《拉达克王统阿弥陀藏》,454~455页。摩尔·奎菲特的英文翻译本由阿留瓦利出版,7~8页。“阿齐巴·默哈穆德罕”(Aqibat Mahmud Khan)是德丹朗坚臆断的称谓,是与蒙古(1683)签约的结果。

⑪ A. H. 弗兰克:《第一和第二次西藏西部石刻历史碑文集》,列城,1906年、1907年,60页、61页、65页、107页;以及一块在甲地(rgya)未公布的碑文,弗兰克:《印度西藏古代史》第一卷,加尔各答,1915年,65页。

拉达克、西藏和莫卧尔帝国之间的三角冲突成为德丹朗坚统治中的决定性事件，它结束了拉达克在西部喜马拉雅山脉的短暂的主权，使它退缩到它现在的边界。有两篇文章已详细谈及此事^①。我将限定自己，只在结尾部分对这些冲突和协定作概要说明，另外增加一些遗漏了的资料摘录。

以西藏的观点，拉达克国王对格鲁派敌视的增强，及洛瓦 (Glo bo) 和如托 (Ruthog) 的人民对西藏的萨嘎 (Sa dgav) 和卓雪 (Gro shod) 地区的袭击是战争的原因^②。在先前的段落中，我们已经指出了拉达克和拉萨的关系存在哪些问题；另一件文献告诉我们，森格朗坚曾无私地保护所有的教区和避免在他新的古格区域里与格鲁派发生冲突，相反德丹朗坚却限定托林 (mto lding) 法会只能有 30 个僧侣^③。以不丹 (Lho vbrug) 挑起的战争做导火线，这个国家和拉萨有过一次争吵；拉达克国王作为竹巴派教区的当然支持者，给西藏写了一封信说他将帮助竹巴派的统治者^④。这就挑起了达赖喇嘛政府在 1676 年发动的战争，西藏军队遭到了一次严重挫折，1678 年双方缔结和平得归功于萨迦 (Sa skya) 寺院住持的调解及班禅的财政官的调停^⑤。显然，愚蠢的拉达克人企图在 1677 年进行干预，这就加快了和平的破产，而使西藏以所有的军队来反抗。

战争的决定是达赖喇嘛自己作出的，也没有征得他的施主和拥护人固始汗的同意，尽管后者是负责疆域防卫的。战役的指挥权交给了一位喇嘛，他来自扎什伦布，名叫噶尔丹·泽旺巴桑，是洪台吉家族的准噶尔 (Dsungar) 王子。他有一段辉煌的僧侣生涯，在 1662 年班禅一世逝世时期，负责那里的贸易秩序，他以严酷的态度完成了这一任务^⑥。1678 年 8 VIII (9 月 23 日) 他在拉萨，就在那里他求得了达赖喇嘛的祝福并被封为北方的地域神 (Yul lha gzi bdag)，地位居所有的唐拉山神 (thang lha) 和纳木措神 (gnam mtsho) 之上，在 14. VIII (9 月 29 日) 谒见之时，他给达赖喇嘛送了礼物。另一次谒见答应在 20. VIII (10 月 5 日)。25. VIII (10 月 10 日) 他前往丹 (vdam) 地^⑦。1679 年，他又来到拉萨，在那儿他提出了干涉拉达克的迫切性，以调整其与西部的黄教的关系。摄政王洛桑边巴反对这一提案，并在一段时间内成功地阻止了此事。但在他退位后，他的继承人桑杰嘉措接位前不久，达赖喇嘛便决定打仗，于是，噶尔丹泽旺于 1679 年 28. V (7

① L. 伯戴克《1681—1683 年的西藏·拉达克·莫卧尔战争》，IHQ, 23 (1947), 169~199 页；柴赫鲁丁·艾哈迈德《1679—1684 年的西藏·拉达克·莫卧尔战争新探》，载《东方与西方》，18 (1968)。关于战争，我们的资料来源，是：《拉达克王统记》，the Shakya rgya mtsho 的文本和 A. 春宁哈姆：《拉达克的自然、人口和历史》有关拉达克；《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自传 (1617—1682)》和《颇罗鼐传 (1689—1747)》有关西藏；所谓的朗嘉文书，是有关巴萨哈尔的《克什米尔史》，有关莫卧尔；至于不丹，在《不丹首届摄政王纳旺丹真拉嘉传 (1638—1696)》中仅简短提到。

② 《颇罗鼐传 (1689—1747)》，11a—b。

③ 摄政王桑杰嘉措：《格鲁派大师和寺院》，(1698) 年，366b (376)。

④ 弗兰克刊印：《拉达克王统记》，1926，42 页 1~2 行；柴赫鲁丁·艾哈迈德《1679—1684 年的西藏·拉达克·莫卧尔战争新探》，载《东方与西方》，18 (1968)，进行了新的翻译，351~352 页。

⑤ 《不丹首届摄政王纳旺丹真拉嘉传 (1638—1696)》，98b~104a。参见 L. 伯戴克：《1650 年—1750 年的不丹统治者》，Oriens Extremus, 19 (1972)，208 页。

⑥ 《颇罗鼐传 (1689—1747)》，12a~13a；《六世竹钦活佛密邦旺波 (1641—1717) 传》，115a。

⑦ 《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自传 (1617—1682)》，Ga, 91a~93b。

月7日)受命出发^①。

起初他的军队只有250名士兵,多数是蒙古骑兵;但是他从萨嘎(Sa dgav)地区的统治者卓瓦卡波和阿骨松处得到了足够的物品、装备和援军^②。在抵达凯拉萨—玛纳萨洛瓦尔(Kailasa Manasarovar)地区,他通过私人会面,用贸易物资作为交换,获得了克哈里·辛格和巴塞尔的武装援助^③。

同时,萨迦·嘉措指挥着拉达克人的部队已经向东挺进^④。这两支军队在Ra la mkhar dmar地方接触开战,此地地图上叫罗哲郡,位于扎什干(bKra shis sgan)以北、印度河二条溪流源头交接处的沙漠平地上,经度约为79°45',纬度约为32°27'^⑤。拉达克人遭到残酷的杀害和追赶,达到伦昆(Lung khung)地区,即在的拉达克—西藏边界上。在这里,拉达克人挽回了局势,并使藏军陷入绝境,而拉达克控制的部队的一部分退避到塔拉卡(Taklakoth)、蔡邦(Tsaparang)及扎什干(Tashigang)的堡垒。因为这些消息是于1. XII(1680年1月2日)前传到拉萨的,所以,这些事件发生在1679年秋^⑥。

此次战役绝不是决定性的,因为双方兵力都较小,很难说已超过前卫部队的数量;加之堡垒能抵抗围攻,而且蒙古人对城池的无能为力已为世人所知。但就在这时,拉萨政府派去了具有实力的援军即共计5000名士兵。这就使藏军具有了势不可挡的力量,而古格要塞的拉达克驻军不战而降^⑦。大概噶尔丹泽旺的传令兵在1680年23. III(4月22日)到达拉萨宣布的就是这一成功^⑧。

在沿着印度河进军的路上受阻后,噶尔丹泽旺选择了经如托(Ru thog)绕道而行。在途中他遇上了拉达克的主力部队,于是在班拉(Byang lo)要隘前停下来。由于某些原因,蒙古将军把指挥权交给了布穷大臣及帕丹坚波、洛措日真和一位叫兰泰的蒙古官员。战斗以藏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终,而且拉达克国王及其将军萨迦·嘉措从战场上逃跑^⑨。我们再次推断,15. VIII(9月8日)到达拉萨的噶尔丹泽旺的传令兵和于1680年25. VIII(9月17)举行的展示由他送到的礼品的仪式,都与这一胜利有关^⑩。

噶尔丹泽旺继续前进并占领了拉达克首府列域而没有遭到抵抗^⑪。拉达克军队的幸存

① 《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自传(1617—1682)》, Ga, 131a 见译文柴赫鲁丁·艾哈迈德《1679—1684的西藏·拉达克·莫卧儿战争新探》, 载《东方与西方》, 18(1968), 345页。参见《颇罗鼐传(1689—1747)》, 13. b~14. a。据 A. 春宁哈姆:《拉达克的自然、人口和历史》, 与他一起任指挥官的是洛桑色拉。

② 《颇罗鼐传(1689—1747)》, 15a~16a。A gsum 是未来西藏的“国王”颇罗鼐的爷爷。

③ 伯戴克《1681—1683年的西藏·拉达克·莫卧儿战争》, IHQ, 23(1947), 175~176页。

④ 弗兰克刊印:《拉达克王统记》, 1926年, 42页 16~17行。

⑤ A. 春宁哈姆:《拉达克的自然、人口和历史》, 326~327页。萨迦·嘉措的文书称此地为 Ra la dpal rgyas, 见弗兰克:《印度西藏古代史》1926年, 243. 6; 弗兰克刊印:《拉达克王统记》, 1926年, 称之为 Zva dmar ldim, 42. 5。

⑥ 《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自传(1617—1682)》, Ga, 168b; 译文见柴赫鲁丁·艾哈迈德:《1679—1684的西藏·拉达克·莫卧儿战争新探》, 载《东方与西方》, 18(1968), 346页。

⑦ 《颇罗鼐传(1689—1747)》, 18a~19a。

⑧ 《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自传(1617—1682)》, Ga, 181a。

⑨ 伯戴克《1681—1683年的西藏·拉达克·莫卧儿战争》, IHQ, 23(1947), 180~181页。此处资料源于引述。

⑩ 《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自传(1617—1682)》, Ga, 199a、203a。

⑪ 我们可以设想此事件与他送往拉萨的礼物一起得以庆祝, 于1681年20. IV(6月6日)被接纳。

者或在附近地区挖壕沟自卫，也许是在一山嘴上，此山嘴部分挡住了印度河峡口去东南方小镇的通路，西藏人在那儿与他们正面对峙。间断和不明显的战争持续了三年（1681—1683）。同一时期，国王及其政府居住在丁莫岗（gting mo sgan）。

战争不仅仅局限在拉达克。1682年秋，卡萨（dKar sha）寺院的一些喇嘛带领蒙古军队进入桑迦（Zangs dkar）。保卫国家的任务交给了因陀罗和迪（Indrabodhi）国王，显然，他在古格指挥了第一次保卫战并且在拉达克最后一次败北之后，后退到拉达克的南山中。他在塔拉（Thar la）扎营。为了增强其小规模军队，他召集了从伦迪（Nyung ti）来的莫安（Mon）的军队，而这支军队开始改变对立双方持中立的地位，算计自己的利益而劫掠了拉达克国家，他们将僧侣和俗人变为囚犯，捕捉因陀罗和迪的羊群和牦牛群。终于，桑迦的国王和卡萨的喇嘛一起出击，采取攻势对付莫安的军队，终于使其撤退。至于蒙古人，他们似乎在此争端中不很积极^①。我们知道，他们进攻了普达（Dhug dal）寺院，但没有成功^②。

巴噶的僵局终于被拉达克国王打破，他对用自己孤立的力量击退入侵感到无望，便请求并获得了克什米尔的莫卧尔地方官易卜拉欣罕（Ibrahim khan）的干预。菲戴罕（Fidai khan）率领的一支小部队穿过了佐吉拉（Zoji la），进入普日（Purig）地区^③，在那里，拉达克的部队因有巴勒提斯坦的军队和下部拉达克的征兵加入而增强。这支军队在巴噶和列莫（Snye mo）之间的巴坚（Bya rgyal）地区与藏蒙联军相遇；藏军战败并逃到远至扎什干地区，此地在今边界之处。至于在桑迦的蒙古军队，在拉达克境内进行了最后一次袭击，然后随即撤退^④。

关于莫卧尔介入此事件的月份，有两篇记录奖励勇敢者的文书有所披露，莫卧尔的介入结束了国王半流亡的苦难时期。第一篇记录的日期为1683年13. IV（=6月7日），是根据萨迦·嘉措的要求在丁莫岗交给孔却则仁的^⑤；此文书已残缺不全，因为没有国王的名字而且内容也不很清楚。另一篇也是国王德勒朗坚根据嘎伦的要求于1683年18. V（=7月11日）在丁莫塘发给了列城的坚赞东祖，文书中赞赏四个穷人，这四个人在桑则（Shang rtse）被蒙古军队包围时曾为国王效劳^⑥。

由于莫卧尔的干涉，蒙藏联军退兵而结束了战争，因此，菲戴罕提出了礼单以作为援助的回报。条件是相当苛刻的，按理说应包括从1664年开始但显然从未付过的纳贡物，恰好被定为实物而且批量很大；这些贡品必须每三年一次送往克什米尔，包括18匹花斑马、18只麝和18根白色的牦牛尾。作为交换，拉达克国王每年收到500（或300）袋米，

① 《希达哈纳旺泽仁传（1657—1732）》，36a—37b。有关因陀罗和迪的资料是极少的。1655年他仍统治古格；《二世德钦却本可雍真昆嘎洪祖自传（1617—1676）》，103a。最后提到他的是1682年里的事件，可能不久他即去世。

② D. Schuh, *Urkunden und Sendschriben aus Zentral Tibet, Ladakh und Zan skar*, St. Augustin, 1976, p. 53.

③ 《希达哈纳旺泽仁传（1657—1732）》，38b。

④ 《希达哈纳旺泽仁传（1657—1732）》，40b。

⑤ D. Schuh, *Urkunden und Sendschriben aus Zentral Tibet, Ladakh und Zan skar*, St. Augustin 1976, LXXX.

⑥ 乔瑟夫·格干编目：《拉达克王统阿弥陀藏》，Kha。我们也在提及一份较近的文书（ka），由德勒朗坚于1690年第7个月在Ba sgo书写，免除列城多噶则仁浑祖的税收以奖励其良好的服务。

这些大米是从劳萨哈尔 (Naushahr) 的扎吉尔征得的税收^①, 显然, 这是在 1665 年他归顺莫卧尔时封给他的。德丹朗坚本人不得不以阿齐巴特·默哈穆德罕的名义接受伊斯兰教。他答应以阿齐巴特·默哈穆德罕的名义铸造硬币^②, 继续维修好在列城的清真寺并把他的儿子吉巴朗坚作为人质送到克什米尔。最为重要的是对克什米尔在羊毛出口垄断权及转口贸易的特许, 这对围巾这样的手工业是必不可少的, 而克什米尔的主要产品除藏红花外就是围巾。疆域情况仅有微小变化, 纳布萨特的村庄 (拼法有疑问也不知道地点, 或许是在 Dras) 割让给了克什米尔。条约在奥朗则布第 26 年中缔结, 其年始于罗摩旃·穆罕默德纪年 1094 年, 即 1683 年 8 月^③。准确的日期不能确定, 但多半在 1683 年秋^④。所有订立的条款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失效, 但是克什米尔的官员们 (首先是莫卧尔, 其次是阿富汗, 再次是什克) 仍顽固坚持并赢得了羊毛的垄断权; 这一状况在默尔·拉则特-乌纳哈和莫尔·可菲特于 1812 年和 1820 年至 1822 年访问拉达克时一直是这样^⑤。

作为条约的第二个结果, 上拉胡尔仍为拉达克所有, 此地于 1682 年起一直为库鲁 (Kulu) 的罗哲·比达赫·辛格 (1672—1688) 所占据^⑥。1673 年及 1674 年, 被占领的普日和巴勒提斯坦地方重新获得了独立。

据这方面的权威人士说, 在莫卧尔援军撤离之后, 噶尔丹泽旺在春宁哈姆 (Cunningham) 发动了另一次攻势, 且在战斗中毁坏了列城的堡塞^⑦。关于这点有些是真实的, 因为我们得知“波索图罕 (即准噶尔统治者噶尔丹) 曾派了增援部队以加强噶尔丹泽旺的部队, 德丹朗坚国王和他的儿子不能抵御 (这些军队对) 拉达克的逼近, 就以阿里为条件归顺我们并答应做叫他们做的任何事。”^⑧

实际上很清楚, 进一步的反抗行为是无用的。在拉达克国王归顺莫卧尔之后, 达赖喇嘛五世圆寂后, 统治西藏国家的摄政王是桑杰嘉措, 他极其担忧的是国王倒向伊斯兰教给佛教带来的真正危险。1683 年秋, 他和来到拉萨的六世竹钦活佛密邦旺波 (1641—1717) 商量此事。因为他作为竹巴派教区头领可能对拉达克王室有着极大的影响, 国王邀请他到拉达克旅行, 甚至答应从噶尔泽旺在列城缴获的战利品中给他相当可观的酬劳, 六世竹钦活佛接受了这一建议。^⑨

① 弗兰克刊印:《拉达克王统记》, 1926 年, 43 页 6~10 行; 柴赫鲁丁·艾哈迈德《1679—1684 的西藏·拉达克·莫卧尔战争新探》, 载《东方与西方》, 18 (1968), 355~356 页。

② 在克什米尔铸造了绝大多数的拉达克硬币; 但已知的实际上没有一块在 1771 年以前问世。见 Panish, 185~188; 但是此文年代的确定几乎是全错了。

③ 《克什米尔史》, 147a; 《Maasir-i-'Alamgiri》, p. 236。

④ 关于莫卧尔条约, 见伯戴克:《1681—1683 年的西藏·拉达克·莫卧尔战争》, IHQ, 23 (1947), 192~193 页。菲戴罕在作战期间, 他以皇帝的名义授予喇嘛玉如的僧侣一份文书, 禁止在宗教仪式上骚扰他们, 并禁止侵犯他们的土地。W. 摩尔奎夫特 (Moorcroft):《新都斯坦与阪迦的喜马拉雅省行记》, 伦敦, 1841; 新德里 1971 重印, 卷二, 14 页。

⑤ 米尔·伊兹特·乌拉哈:《远游喜马拉雅记》, JRAS, 7 (1843), 283~342 页; W. 摩尔奎夫特:《新都斯坦与班嘉的喜马拉雅省行记》, 卷一, 347 页。

⑥ J. 胡齐松和 J. Ph. 沃格:《班嘉 (Panjab) 山国史》, 1933 年, 拉合尔, 462 页。

⑦ A. 春宁哈姆:《拉达克的自然、人口和历史》, 328 页。

⑧ 《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续传》, Ca, 73. b~74. a; 译文引自: 柴赫鲁丁·艾哈迈德《1679—1684 的西藏·拉达克·莫卧尔战争新探》, 346~347 页。尽管此资料提供于 1684 年 11 月 20 日, 但它真正涉及的是在此年之前的事件。

⑨ 《六世竹钦活佛密邦旺波 (1641—1717) 传》, 109b—110b。

他旅行的准确日子不详，但他显然是在 1683 年至 1684 年的冬天出发的。在比贡格萨 (Gargunsa?)，他与噶尔丹泽旺相遇，此人与他的军队在此扎营。他同意竹钦活佛的提议拟定一项和平条约，包括拉达克国王重新皈依佛教，赫墨的活佛纳旺·措克多杰也拜访了六世竹钦活佛并向他通报了情况。然后，竹钦活佛旅行到丁莫岗 (Tingmos gang)，与两个拉达克国王辩论了佛教的教义和竹巴派与格鲁派的区别，他恰当地使国王们想起古格统治者喇嘛益西沃作的自我牺牲，此人在 11 世纪落入葛罗禄的手中，他放弃了自己的自由和生命，命令他的侄子不要动用以真正的宗教为名征集来的金子作为他的赎金。竹钦活佛恳请他们放弃伊斯兰教，因为那种教义会引起他们及其臣民灭亡。他的会面圆满成功，国王及其大臣们宣布他们转向佛教（尽管我们知道他们在克什米尔统治者面前接受伊斯兰教是虚假的）。竹钦活佛随即约于 1684 年春回到中部西藏^①。

六世竹钦活佛的出使可能把拉达克的宗教、文化从极其危险的境地中挽救出来；相应地，在碑文中他的名字总是和尊敬、谢意联系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赫墨活佛对此也有不少功劳^②。

但是，措克多杰仍属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物，或者至少他总是使自己立于政局之外。从下列事件中，很清楚地看到该王朝至少有一次再度倒向格鲁派。

六世竹钦活佛的传记企图使我们相信，他严格地在其使团修道地方闭门不出。但其他文书给了我们他替拉萨结缔条约的全部详情。协约可归纳如下：在 10 世纪克德·尼玛衮避免了领土再次被瓜分之后，它正式表明西藏是一个佛教国家，而克什米尔是一个非佛教国家，两种宗教势不两立；拉达克和西藏的争端已经过去，为了防守非佛教与佛教国家之间的疆界，国王答应不再求助外国军队。至于贸易，阿里三围的羊毛不能卖给任何其他国家，只能售给克什米尔，价格定为 2 两纯银（“红银货币”）或 1 仁额（银价，一个卢比）购 8 藏秤（1 藏秤=41/4 盎司）长羊毛。王廷商人（拉达克的）不准去如托。为了羊毛贸易，4 个克什米尔商人留驻柏吐为其国家做生意。来自克什米尔的商人不能进入羌塘（即西部西藏），除非是为克什米尔运输。拉达克的克什米尔居民如到羌塘旅行，不允许他们给自己买羊毛到克什米尔。

根据竹巴派拟订的规定，考虑到拉达克为拉萨圣灯及新年付出的花费，在玛纳萨洛瓦尔地区的门塞尔飞地留给拉达克国王（飞地属拉达克和克什米尔，并一直持续到本世纪 50 年代）。除这个例外，边界确定在（德觉）附近的拉日溪。每年来自拉萨的政府贸易商队（或许叫 Cha pa）由 20 驮茶和（其他大量的）长方形的茶砖组成，它们只能在德觉过界。国王为了新年和为达赖喇嘛祝福，每隔三年要送供品给西藏（此使团叫 Lo phyag）。未加规定的相当数量的礼品是送给其他喇嘛的。除此之外，三年一次的使团要带给拉萨的拉丈 (Bla brang) 10 小拜金子、10 两（盎司）的香料、6 卷莫卧尔布匹、1 卷巴达 (?) 布匹。使团在拉萨停留期间，可得到每天的粮食。允许他们带走 200 担货物、25 匹马，

① 《六世竹钦活佛密邦旺波 (1641—1717) 传》，114b—117b。

② 对竹钦活佛的敬意见弗兰克：《第一和第二次西藏西部石刻历史碑文集》，列城，1906 年、1907 年，108 页。铭刻在齐墨日（寺院）之前未公开的一壁大的玛尼墙上的文字和刻在 rGya 地的一壁玛尼墙两石块上的文字，都称赞了他和纳旺·措克多杰。弗兰克：《印度西藏古代史》，1914 年，63~64 页，描述了后一个，正如二篇碑文刻在两壁不同的墙上。但是从好心的图齐教授借给我的照片上看，是一篇文章刻在石块上，而且两石块一上一下地分布在同一墙上。

加之用于厨房和帐篷的个人用品；马作为乌拉（义务劳动的）运输工具必须提供给他们。来自阿里三围三个部分的税收留给竹钦活佛；而拉萨政府愿意在其继续控制之下，答应为竹钦活佛代收在西藏中部的三个庄园的租税。于是如托、古格等被西藏吞并，表面上是为了给圣灯和在拉萨的新年节提供资金^①。

1685年21. IV（5月23日），西藏统治者向阿里的众多地区委派了官吏。^② 1687年在塔拉卡（stag la mkhar）新建了一座寺院，而且在扎什干成立了一所密教学校。托林（mtho lding）的寺院仍是西部西藏格鲁派的主要中心；它得到了精心的修复，寺院住持直接由拉萨派出^③。

土地割让也包括比提，一位宗堆在此于1685年被任命、1687年被接替^④。但随后此职显然是终止了，比提不久就回到拉达克松散的宗主权统治之下，尽管拉萨在山村保持了一些影响。

或许在这一时期，上昆纳瓦割让给了巴沙赫的罗哲，他在战争中曾是西藏的同盟国。王国的瓜分如此完成。

如上所述，条约于1684年春缔结。外交关系立即更新，1684年13. X（11月18日）拉达克国王的兄长阿旺朗坚在拉萨呈递了一份拉达克德丹朗坚的请愿书^⑤。

至于噶尔丹泽旺，这位得胜的将军缓缓回到了西藏中部。1684年10. VI（7月21日）他向班禅正式宣布了阿里的归附^⑥。11. XI（12月17日）他回到了拉萨，在那儿，他怀着极大的喜悦受到了摄政王固始汗的接见^⑦。随后他或许去了准噶尔。1685年底，拉萨收到了他的来信^⑧。在29. XII（1687年2月11日）及以后的两个月，在西藏首府为他举行了丧礼^⑨。

两个条约完全击溃了拉达克的权力，缩小了王国的范围，使它失去了不止一半的领土而成为一个三流国家；它再没有从这种情况中恢复起来。它沦落的原因不可能是噶尔丹泽旺优良的军事力量，国王指挥下的军队决不会被压倒。真正的原因一定是在经济方面。很明显，大量的建筑活动、大量地向森格朗坚和他的继承者们建在当地的及西藏的寺院赠物，使拉达克的经济严重紧张；对克什米尔长时期——从1639年持续到1665年的贸易禁运，必定使国家财政完全崩溃。拉达克是如此的虚弱，以至于不能抵抗两个相邻政权中的任何一个，并且在与两国冲突中被彻底击溃。它作为一个较为重要的喜马拉雅居民的政权

① 弗兰克1926年刊印：《拉达克王统记》，42页13行—43页6行。引自：柴赫鲁丁·艾哈迈德《1679—1684的西藏·拉达克·莫卧尔战争新探》里的新译文和新注释，第352~355页。至于授予the vBrug Chen见《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自传（1617—1682）》，Nya, 295a—b。

② 《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自传（1617—1682）》，Ca, 104b。

③ 《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续传》，Ca, 226a、231a；Nya, 277a—b。

④ 《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续传》，摄政桑杰嘉措编。

⑤ 《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续传》，Ca, 73b—75a，见柴赫鲁丁·艾哈迈德《1679—1684的西藏·拉达克·莫卧尔战争新探》，载《东方与西方》，18（1968），346~347页。Nag dban rnam rgyal 准确地说就 Nag dban phun tshogs rnam rgyal, bde ldan rnam rgyal 的儿子（bu，柴赫鲁丁·艾哈迈德误读为Khu）。不久，我将回答他的商榷。

⑥ 《二世班禅洛桑意希自传（1663—1737）》，89. a。

⑦ 《颇罗鼐传（1689—1747）》，22b—25a；《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续传》，Ca, 78b；柴赫鲁丁·艾哈迈德《1679—1684的西藏·拉达克·莫卧尔战争新探》，载《东方与西方》，18（1968），对此进行了翻译，347页。

⑧ 《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续传》，Ca, 141b。

⑨ 《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续传》，Ca, 199b、209b。

就此结束、告终。在以后的历史上，它仅有区域上的影响。

除战争之外，资料中仅有的一条谈及德勒朗坚的，就是有关他对塔阿（stag sna）寺院的保护和捐款^①。

德勒朗坚妻子的名字不清楚。他有4个或5个儿子，《拉达克王统记》的各种文字版本关于他们的名字有着很大的差异，只有老大尼玛朗坚和老二阿旺朗坚除外。在索兰（Sonam）三种抄本（B, C, L）中，把老三称为旺扑朗坚，但吉尔干（Gergan）抄本第422页意外地将此名略去，春宁哈姆本（Chunning ham）第300页称他为德觉克或德孔。这里，索兰L本插入的是“东祖朗坚”，春宁哈姆本称其为“察何尔丹祖巴”或称“察何扎通祖巴”，这一点未见于其他所有的文本。最后一个似乎合理一些，他的名字叫“噶尔丹朗坚”，根据吉尔干抄本，他生于与蒙古军队的战争之后，唯有春宁哈姆本在此插入一个“察何丹”。看来，春宁哈姆本误将此朝代的最后一些国王的名字插入这里了。如果我们干脆删去索兰L本抄本的“东祖朗坚”，余下的四个名字便会作为史实而被接受。

德勒朗坚死于1691年或这以前，因为在那一年的28. VI（8月21日），其兄龙祖来到拉萨，为拉达克赤巴（不是国王！）德勒朗坚的丧礼带来金子、银子、编织品等。随后，他因相同使命于3. VII（8月26日）到达扎什伦布^②。

① 乔瑟夫·格干编目：《拉达克王统阿弥陀藏》，442。

② 《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续传》，Cha, 25a；《二世班禅洛桑意希自传（1663—1737）》，121a。